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鴻鴈之什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音義勞力報反來力代反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徐又棘氷反篇内矜寡同老無妻曰矜老無夫曰寡

疏正義曰作鴻鴈詩者美宣王也由厲王衰亂萬民分離逃散皆不安止其居處今宣王始立能遣侯伯卿士之使皆就而勞來今還歸本宅定止安慰而集聚之使復其居業爲築宫室又至於矜寡孤獨皆蒙賙贍無不得其所者由是故美之也勞來者來勤也義與勞同皆謂設辭以閔之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卒章上二句是也而能勞來首章次一句是也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者首章下二句是也其餘皆說安集之事序總言焉經序參差者敘述其次第當然經主說安集爲始先陳王殷勤爲民然後本其未集各爲節文之勢故不同也箋正義曰由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故民有離散以承此亂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衣物破壞謂之弊厲王壞亂天下使萬民離散猶衣之弊然雲漢云承厲王

之烈者彼美宣王遇災而懼災非厲王所致故不言弊此離散由厲王故言弊也烝民序曰周室中興是興復先王之道知以安集衆民為始者以宣王據亂而起明宣王先據散民不得民未安居先行餘政故知以安集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居為重也宣王之為是務言宣王之所為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為務意同武王所以為美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

也箋云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云爰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音義肅所六反本或作翩同劬其俱反注及下文同韓詩云數也使所吏反矜憐冰反喪息浪反令力里反賙音周救也餼許氣反疏正義曰言鴻鴈避所居就所欲往飛之時肅肅

其羽為聲也以興萬民去所惡就有道而歸往之時其心喜樂也此萬民所以有可就者以時王遣使是子侯伯卿士於是巡行其邦國勞來天下之民病苦於外野故萬民得歸之此侯伯卿士既安集萬民又稱王命已曰不但安民而已亦當及此可憐之人貧窮者令賙餼焉又哀此無妻之鰥夫偏喪之寡婦當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王命已已當行焉傳正義曰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雄雌之異故傳辨之云大曰鴻小曰鴈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故竝言之此以所避興民避惡既有所避自然歸善故箋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離散不得所避是無道明君安集之是有道也言去無道之離散就有道之安集所興一事耳不謂以厲王無道去之宣王有道就之何則民離散者豈能逃出中國遠避厲王也箋正義曰傳既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故箋又解傳言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之卿士也毛知之

子為侯伯卿士者以此勞來之詩也王使勞來於天下唯侯伯與卿士耳故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侯伯自於州內有罪者則征討之災患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遣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自五歲之後遂間歲徧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即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即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述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為王使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壞滅知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

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譜曰武王巡狩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烝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亦述職是其通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總名皆王使但存省不使侯伯耳謂貧窮者以下則言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貧窮也以貧窮無財則宜賙餼之賙謂與之財餼謂賜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鰥寡為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鰥女寡皆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無子之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是四者同也言有常餼則鰥寡亦賙餼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自有親眷不須收斂鰥寡則既收斂之又賙餼之但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中澤澤中也箋云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壊滅之國徴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傳究窮也箋云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音義垣音袁堵丁古反究居又反疏正義曰言鴻鴈性好居澤今往飛而集於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還歸而止

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是子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築垣牆令百堵俱起由是得還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於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正義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正義曰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氏駁異

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傳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箋云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維彼愚人謂我

宣驕傳宣示也箋云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音義驁本又作敖五刀反聲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音義燎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箴之金反諫誨之辭朝直遥反下皆同疏正義曰因

以箴之者言王雖可美猶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箴三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譏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箴之事也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竝不言美者敘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刺後不可復言其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末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間則各從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有失故美而因箴之汾沮洳則惡大善小失中有得故刺而因美焉所以相反也箋正義曰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雞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箴之也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雞人職文也注云象雞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篇更無箴刺

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也卒章是朝之正時

知不得時而美失時而箴者三章同云夜如何其是王之失得一也不得以時而為美矣且依時而朝未足為美明美者美其勤於親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即為箴也

夜如何其箋云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音義其音基辭也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將

七羊反或本作鏘注同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且經本作且鑣表驕反又必苗反渠其據反疏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問左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何乎王問之時夜猶未渠央矣而已見庭燎之光言於時即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來至止人聞其鸞聲將將然王勤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箴之傳正義曰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未央宮古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為旦故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為年久似從昏至旦為夜久昏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也但下章言晨則三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王應更寢何當設燭

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為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傳艾久也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音義艾毛五蓋反鄭音刈晣本又作晢之世反噦呼會反徐又呼惠反芟所銜

反先悉薦反　疏箋正義曰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朝禮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雞鳴時也未艾先於雞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雞鄭亦當然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傳煇光也箋云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音義鄉許亮反字又作嚮煇音暉別彼列

反旂音祈巨畿反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序沔水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音義沔緜善反徐莫顯反疏正義曰作沔水詩者規宣王也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物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刺者責其為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王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讒佞皆規王使為善也箋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繩正曲直權正輕重皆可以此諫君獨言規者

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猶人之為恩貌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案援神契云春執規夏持衡秋執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者外傳周語文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君亦取恩親之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云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鴥彼飛隼載飛載止箋云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音義朝直遥反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文同駛惟必反隼息尹反疏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當朝宗而入於海小就大也以喻強盛者是彼諸侯也此諸侯亦當朝宗天子臣事君也何為今更不然駛然而疾者彼飛隼其意欲飛則飛欲止則止自由無所畏也以喻彼諸侯欲朝則朝欲否則否自恣無所懼也故責之嗟乎我王兄弟同姓之國及為邦君之人異姓諸侯此同姓異

姓汝皆我王之諸友何為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若然則誰無父母乎何者人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故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何為不以事父母之道事京師也諸侯自恣如是王不能禁所以規王也傳正義曰云猶者以水無情猶義有朝宗況人而可無朝宗乎朝宗者本諸侯於天子之禮故箋引大宗伯云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故以水流入海為朝宗也禹貢亦云江漢朝宗於海彼注云以著人臣之禮見江漢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故以著義以水入海多矣獨於江漢言朝宗故云著義也大宗伯注云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皆以人事名之水無此情故云著義也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為友也邦人有國之辭故知諸友謂諸侯也此經嗟我下通兄弟邦人並責之諸友之文足以容同姓但以同姓為親故先責兄弟兄弟是同姓則邦人諸友為異姓故箋云我同姓異姓諸侯總責

之也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為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為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為父母箋云自恣不朝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云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箋云則飛則揚喻諸侯出兵妄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云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音義湯失羊反復扶

又反蹟井亦反弭彌氏反䟽正義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此水之流湯湯然波流漫溢無所入既不注於海復不入大川以興强盛者彼諸侯也此諸侯奢僭放恣無所事既不朝天子又不事侯伯𩣡然而疾飛者彼飛隼則已飛而不息則又加之遊揚妄相擊害以興彼自恣之諸侯則已不朝天子則又加以出兵妄相侵伐故我念彼不循道之諸侯為此則起則行妄出兵之事者心為之憂矣不可止而忘之傳正義曰言水放散縱長無所入猶諸侯奢泰放恣無所臣事也無所者是廣辭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以喻諸侯亦然故箋申之云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以傳無所入之言知有侯伯之義故下箋亦云王與侯伯不當察之緣此有侯伯故也定本云放行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𩣡彼飛隼率彼中陵箋云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

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傳懲止也箋云訛偽也言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云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猷然彼自往之飛隼當循彼中陵是其常以興自恣之諸侯亦當守職慎法是其常言諸侯之不可起行妄伐猶飛隼之不可飛揚妄作也諸侯之不守法非直由其自恣然亦由當時不令之小人為詐

僞之言使人見怨咎者安然莫之肎禁止之者故致讒言我諸侯之友有恭敬其職事者矣讒人之言其又興起以毀惡之而王與侯伯何以不當察之乎以此令諸侯茲不守法也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箋正義曰詐僞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辭鬬亂二家使相怨咎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音義草木疏云鶴鳴聞八九里疏正義曰上言規此言誨者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彼諸侯專恣是已然之事故謂之規此求賢者未是已失直以意教故謂之誨敘者覩經而異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傳興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云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箋云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

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云他山喻異國音義皋音羔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閒音問下同數色主反見賢遍反治直吏反樂音洛沈又五孝反注及下同爰音袁檀音壇蘀音託觀古亂反下同朝直遙反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千故反琢陟角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言鶴鳴於九皋之中其聲聞於外方之野鶴處九皋人皆聞之以興賢者隱於幽遠之處其名聞於朝廷之閒賢者雖隱人咸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所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渚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良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興人有能深於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逃遯之人多是賢者

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園而欲往觀之乎曰以上有善樹之檀而其下維有惡木之穀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維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為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為人所親又他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為錯物之用興異國沉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為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以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為家畿外亦得為異國也鄭唯次二句為異餘同箋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聞其鳴聲陸璣疏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脚青翼高三尺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亦頻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

聲差下今吳人園圃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傳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箋正義曰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敘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箋云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傳攻錯也

音義　穀工木反說文云楮也從木㱿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

傳正義曰以上檀蘀類之取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絜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

鶴鳴二章章九句

序祈父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音義祈勤衣反父音甫下同疏正義曰經二章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率此以刺王也箋正義曰下傳以圻父為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憑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瘦四

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墠置之空墠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罪正殺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為惡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為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今作圻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予王

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音義𢎞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當為之為于偽反下疏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毋為同疏乃王之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為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由宣王不明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刺王箋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

此司馬職其掌封畿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為圻父非獨詩也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祈父為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令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為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

傳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四十六年而崩是未有姜戎為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敗之憂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為敗以當之自為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典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箋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當為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禦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于恤是不應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為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馬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

虎闈梐枑也然則為王闈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主勇士虎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為王闈守之衛也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傳言姜戎敗不言敗處故申之云戰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則晁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觧此爪牙之士所以

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傳底至也音義底爪履反

祈父亶不聰傳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熟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音義亶都旦反供九用反養羊亮反疏正義曰上恨身無所居此

恨不得供養責之曰祈父汝誠是不聰慧之人汝若聰慧何為移我於憂危之地令我不得居家供養使我所有尊母令之陳熟食以奉父乎傳正義曰對例則飪為熟散則通此云尸是陳之辭明熟食故可陳也箋正義曰千畝之戰王之郊內勝負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為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為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饙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此箋非為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箋刺其不能留賢也音義馬五尺以上曰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音義皎古了反絜白也場直良反縶陟立反徐又丁立反絆音半繫足曰絆焉於虔反又如字下同繄烏兮反疏正義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我願其乘此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縶絆之維持之謂絆縶其馬留其人以久今日之朝

既思而不來又述而言曰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處逍遥遊息乎不知所適言思見之甚也以久今朝者得賢人與之言話則今日可長久猶山有樞云且以永日也傳正義曰以宣王之行初善後惡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明是初時事此刺不能留賢故知宣王之末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曰韅靷鞅靽杜預云在後曰靽則縶之謂絆其足維之謂繫其靷也箋正義曰言食苗藿則夏時矣七月注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人注云場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此宜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繼其本地雖夏亦名場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音義藿火郭反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云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黄白色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傳慎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音義樂音洛遁字又作遯徒反徐徒損反度待洛反已音紀訣音決疏正義曰言有賢人乘皎皎然白駒而去者其服賁然而有盛飾已願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其來即責之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爾豈是侯也何為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思而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游之事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而與之自訣之辭也此

來思適思二思皆語助不為義也傳正義曰賁飾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賁易象文也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黄白色也其卦名曰賁者鄭云離為日日天文艮為石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賁賁然是也此賁必為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皎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箋云毋愛女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恩責之也音義芻楚俱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疏正義曰言有乘

皎皎然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餼待汝雖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貪餼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汝雖不來當傳書信毋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遂疏已故以恩責之箋音信不絕傳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為大桑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逍遙及於焉嘉客為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為言空谷非一猶未知其所在也箋正義曰毋愛女聲音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序黃鳥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

弟之不固音義聯音連疏箋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為夫所出而以刺王之由刺其以陰禮教男女之親而不至篤聯結其兄弟夫婦之道不能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謂之陰者以男女夫婦寢席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是為男女之事為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

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穀善也箋云不肯以善道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音義啄陟角反妃音配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鳥無集於我之穀木無啄於我之粟然黃鳥宜集木啄粟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述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啄我之食然婦人之在夫家宜居室啄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即與之訣别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肯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邦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

不必即他邦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傳

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言旋言歸

復我諸兄傳婦人有歸宗之義箋云宗謂宗子也疏正義

曰毛以為婦人既被夫棄已言此邦國之人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今我迴旋我還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

唯不可與盟為異傳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共食今而禁之闇昧於三綱之道茍欲出之不知

婦人非七出不得去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箋正義曰易傳者以下云不可與處言其夫不可共處也此云

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

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禮諸侯有相背違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爲夫所薄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喪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朞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朞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彼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寧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箋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傳諸父猶諸兄也音義栩况甫反

黄鳥三章章七句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疏箋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容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爲嫁娶之數謂禮數也昭三年左傳子大叔謂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無犯七出之罪無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寛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今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禮多昏豈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禮來不肯媵是當時不備禮而

昏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總一國之事而為辭故知此不以禮昏成風俗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傳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音義蔽必制反徐又方四反芾方味反樗敕書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蔽芾然樗之惡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無行不信之惡夫既得惡夫遇已不

善乃責之言我以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勑命之故我就爾而居處為室家耳我豈無禮而來乎而惡我也

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鄭唯上二句記時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為薪是惡木也毛以秋冬為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已適人遇惡人也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蔽芾始生謂葉在枝條始生非木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娶之月矣婦之父壻之父相謂為昏姻釋親文也此及二章竝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姻唯據壻之父耳故言汝不恩汝老父之命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傳蓫惡菜也

箋云蓫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畜言歸斯

復傳復反也音義蓫勑六反本又作蓄藾本又作蕢徒雷反疏箋正義曰蓫牛蘈此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蘈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傳葍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云葍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葍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成不以富亦衹以異傳衹適也箋云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

可惡也音義菑音福富音富女竝音汝媵音孕又繩證反祇音支惡烏路反疏正義曰娶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汝以我為妻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為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偕老汝獨相棄是異於人也傳正義曰陸璣疏云菑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昏姻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為外昏也箋正義曰此解新特之義特謂獨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媵送之故獨來也禮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姪娣為媵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述下及庶人本自無媵而云無肯媵者釋言云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媵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滅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此不以

禮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骨
謄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娣媵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衆
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宫廟羣寢既成而
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
祭祀先祖音義佼古卯反釁許靳反落
如字始也或作樂非　疏正義曰作斯干詩者
宣王考室也考成也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
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
之所居曰室宫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宫室
宗廟為先故鄭以為亦修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

兼之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並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修廟但作者言不及耳經雖皆是考室之事正指其文則乃安斯寢是也故箋云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是考室之事也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崇飾奢侈妨害民務國富民豐乃造之耳故首章言天下親富二章乃作之三章言作之攻堅四章言得其形制五章言庭室寬明六章乃言考之也既考之後居而寢宿下至九章言其夢得吉祥生育男女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然故考室可以兼之也箋正義曰考成釋詁文德行者即秩秩斯干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殷衆而皆佼好次二句是也骨肉和親即下三句是也宣王承亂離之後先務富民民富情親乃使之築宮廟羣寢築作既成其廟則神將休焉則以禮釁塗之其寢則王將居

焉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者非直築成而已通謂國富民和樂共作力以成其事廟則既為釁禮使神得安焉室則既為歡燕使人得處焉人神各有攸處然後謂之為成故言此之謂成室以結之説文云釁血祭也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釁鼓則釁者以血塗之名雜記下曰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封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為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服虔云釁以豭豚為落則又一名落蓋謂以血澆之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即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樂之事下箋亦云安燕為歡以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寢是考室之事而於經無釁廟之文鄭云而釁之者鄭以似續妣祖為築宮廟廟成必當釁室尚燕樂明廟釁可知也雜記之文廟成則釁寢成則考此序言考室箋得兼云釁廟者

此考之名取義甚廣乃國富民殷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知考室之言可以通釁廟也言歌斯干之詩以樂之者歌謂作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燕樂詩人述其事以作歌謂作此詩斯干所歌皆是當時樂事故云歌斯干之詩以樂之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本或作樂以釁又名落定本集注皆作落未知孰是云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敘君子攸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祭祀故又言此以敘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音義秩直乙反澗音諫好呼報反猶毛如字鄭改作瘉羊玉反詬呼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之流也以興施無有窮者此宣王之德也言王德之無窮猶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積者南山也以興貨殖盈足者王國也王貨物豐殖民用饒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衆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矣其長大又佼好如松木之葉常冬夏暢茂無衰落矣其兄與弟矣用能相好樂矣無相責以道矣鄭唯無相詬病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山

云夾水曰澗不訓干為澗正以秩秩宜為流貌斯干共秩秩連文興南山相對故知干為澗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鴻之所居故為舊停水處與此異也箋正義曰言宣王國富民又饒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以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為體正謂民間饒足非聚財於官民取官材也言時民殷衆者以竹言苞而松言茂明各取一喻以竹筍叢生而本概松葉隆冬而不彫故以為喻其實竹葉亦冬青禮器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正義曰猶道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

者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音義似毛如字妣必履反嫄本或作原音同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王既能使國富和親則又嗣續先祖先妣之功故築其居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

或南其戸言路寢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語焉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又以下有男女安寢之事故箋云先妣姜嫄以為宣王既以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繼續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百堵同時起之比一房之室為西其戸比宗廟路寢之室為南其戸於是燕寢之中居處笑語焉燕寢言築及百堵之戸則宗廟與明堂路寢亦築而同時有戸制可知宗廟言所立之地則燕寢亦有其處各舉義韻以言耳箋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知巳成其宗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以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

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職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唯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祖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兼親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總之明先祖之文兼通諸廟也傳正義曰傳不言此為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推此有東鄉戶北鄉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箋正義曰以上為立廟故此為居室然似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容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在焉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與燕寢同時而制與宗廟相類此西南其戶非路寢之制故特言燕寢其路寢文雖不載亦作之可知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即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髽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髽帶麻

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髽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髽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為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若然特牲云豆籩鉶在東房者鄭注云謂房中之東當夾北非對西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房者以記人以房居東在左因言之記非經無義例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西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者明堂位曰

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仲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制如明堂也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為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夾窻注云窻助戶為明也每室四戶八窻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夾窻是一戶兩窻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答趙商云

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為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為之其鎬京則别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毁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别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為天子文王又

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為父廟故知為明堂制也於是居者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燕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縮板也椓謂搯土也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寢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音義閣音各椓陟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析縮所六反搯呂忱丈牛反沈呂蔣反說文音勑周反引也從手留聲除直慮反去也芋毛香于反鄭

作幠火吳反或作吁殺所界反致直置反本亦作緻同稱尺證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為總宮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為異箋正義曰緜云縮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縮約皆謂以繩纏束之若今之牆柱也此椓之橐橐猶緜云築之登登故傳皆以為用力如椓杙之椓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椓謂搯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椓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正義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箋正義曰芋當作幠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以下攸躋為君子所升攸寧為君子所安則知此為君子所覆故云其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

反以類上去鳥鼠
除風雨文勢同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傳

棘稜廉也革翼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

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傳躋升也

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

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

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音義跂音企竦

粟勇反棘居力反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革如字韓

詩作勒云翅也稜力登反挾子沓反又子協反肘張九

反翬音輝雉名說文云大飛也躋子西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如矢之鏃有此稜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翬之此奮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翬指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為韻言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稜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象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棘如人挾弓矢戟其肘亦祭之稜廉君子攸躋言升祭為異耳傳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焉蓋古有此名也箋正義曰古語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之外廉隅也如鳥夏暑又希革張其翼者堯典曰仲夏鳥獸希革注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則言革者謂夏暑毛希皮革露

見於此之時必舒其羽翼故不言翼而言革鮮其言革之本意傳正義曰躋升釋詁文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箋正義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文李巡曰素質五采備具文章鮮明雉白質五色為文鳥如此色者希故云鳥之奇異者故以成之解比象既多最後言翬意也下云君子攸寧是寢息其中此言攸躋則是君子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章主宗廟言祭祀之時下章主寢室言燕息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熠熠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熠熠然皆寬明之貌君子攸寧

箋云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音義 殖市力反 噲音快正音政噦呼會反冥毛莫形反鄭莫定反長王丁丈反雀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雀音杳煟音謂吕忱云火光貌 疏 正義曰毛以為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言宮寢庭既平正楹又高大宣王之所興翔列聚集於此者皆是懷德有禮之士噲噲然寬博其羣臣之長者噦噦然閑習其羣臣之幼者長幼有禮君子所以安也鄭以為言寢室殖殖然其庭平正有調直者其楹柱庭平柱直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煟煟然其夜冥居之也庭寬室明晝夜俱快君子之所安息也箋正義曰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之為美在於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於調直故異訓也傳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

於高大之楹皆少長懷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云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箋正義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冥爲夜快快

煟煟爲宮室寛明之貌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箋云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落之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傳言善之應人也箋云興夙興也有善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箋云熊羆之獸虺蛇之

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音義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鋪普吳反又音敷樂音洛本亦作落應應對之應熊于弓反羆彼宜反虺許鬼反蛇市奢反疏正義曰宣王命人下鋪莞蒲上施簟席乃與羣臣安燕為歡樂於此寢室之中歡樂已訖乃於其中寢寐焉至晨乃興起焉於寐時有夢乃占我所夢之事其吉夢維何事乎維夢見熊羆與虺蛇耳言乃占我夢者王自言已夢命人占之下文大人占之乃是他人為王占夢也言吉夢者當時未有吉凶據後占之為吉故探言焉此乃安斯寢之下無傳毛氏為燕與否未可明也箋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一名蒲用為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為席精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

在下美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為車蔽是竹簟可知以此考室之詩室之初成當有燕樂故為寢室既成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樂之也定本作落此下莞上簟雖是與羣臣燕樂之席其室內寢臥衽席亦當然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傳正義曰夢者應人之物善惡皆然此據下文言吉夢故云善之應人也故占夢云獻吉夢於王文曰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是夢有善惡也箋正義曰以熊羆四足而毛謂之獸虺蛇無足之物故謂之蟲也生男女之徵故四者夢之吉祥釋獸云羆如熊黄白文舍人曰羆如熊色黄白也郭璞曰似熊而長頸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

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蛇實是蟲以有鱗故在釋魚且魚亦蟲之屬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箋云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音義大音泰後大人同 疏箋正義曰以占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占之明其法大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聖人有法解則占之故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簡子之夢問諸史墨不必要占夢之官乃得占也此

及無羊皆云大人占之則占夢者聖人之法正月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譏之者以王不尚道德專信徵祥侮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熊羆大較是山獸亦居澤在穴故韓奕云川澤訏訏有熊有羆秋官穴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

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音義 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裼同璋音章煌音橫華彭反沈又呼彭反聲也芾音弗煌音皇

疏 正義曰毛以為王前夢熊羆果有效驗乃生男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效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大喤喤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室家之內或為諸侯之君或為天子之王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為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正義曰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裳下之飾易文言也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

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

峨髦士攸宜是也箋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

女子寢之地明男子坐而卧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

裼裼是夜卧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

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

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紡塼也以女子之所有事

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

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

璋是圭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喤喤則此所陳

皆在孩幼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

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

生經幾日而為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竟無裳

男子亦不容無褓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

示男女之别耳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

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芾從裳色祭

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

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子或封畿内或以功德外封皆為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黄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傳裼褓也瓦紡塼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内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婦人質無威儀也罹憂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

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音義裼他計反韓詩作禘音同褓音保齊人名小兒被為褓紡芳罔反塼音專本又作專詒本又作貽以之反遺也罹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前夢虺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訖則寢臥之於地以畀之則又衣著之以褓衣則玩弄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為行謹慎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禮不謹為夫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恭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為善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襁縛兒被也故箋以為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為下飾則褓不必主內事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婦人質無威儀也者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

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正義曰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疏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牧也謂宣王之時牧人稱職牛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故言考牧也經四章言牛羊得所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有休慶皆考牧之事也箋正義曰此美其新成則往前嘗廢故本厲王之時今宣王始興而復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謂

復先王牛羊之數也言至此而成者初立牧官數未即復至此作詩之時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亦應有其大數今言考牧故知復之也周禮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又有牛人羊人犬人雞人唯無豕人鄭以為豕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此獨言牧人者牧人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唯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是牧人亦養馬也此詩主美放牧之事經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六畜皆牧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爾牲則具主人祭祀為重馬則

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畢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傳黄牛黒脣曰犉箋云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犉者九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濈濈傳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箋云言此者美畜産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音義犉本又作犉而純反濈本又作䶒亦作戢莊立反畜許六反濕始立

反又尸立反又處立反呞本又作齝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為䶗音漏洩也䟽傳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黄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黄者衆故知是黄牛也某氏亦曰黄牛黑脣曰犉箋正義曰以誰謂是發問之辭三百維羣九十其犉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汲汲於其數詩人歌此以觧之也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直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以一羣三百直犉者九十則羊多牛衆故云足如古之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訛動也箋云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傳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

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傳黑毛色者三十也箋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音義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譌覺也何河可反又音河下及注同蓑素戈反草衣也笠音立餱音侯揭音竭又其謁反疏傳正義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索色白反兼可禦雨故良耜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既夕禮亦有蓑注俱以為禦雨不以笠禦暑者以彼蓑笠同槀車所載槀車潦車也為雨而設故不同也此經言三十維物則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黄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箋云汝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箋云此言牧人有餘力

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傳肱臂也升升入牢也箋云此言擾馴從人意也音義蒸之丞反搏音博下同亦作捕音步兢其冰反騫起虔反麾毁皮反肱古弘反馴音巡又常遵反疏傳正義曰騫虧定本亦然集注虧作曜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

和則魚衆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音義旐音兆旟音餘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溱側巾反

疏正義曰牧人所牧既暇乃復為王興夢夢見衆人維相與捕魚矣又夢見旐維旟矣牧人既為此夢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又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人占夢之法占之夢見衆維魚矣者實維豐年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夢見旐維旟矣者室家溱溱是男女衆多之象歲熟民滋是國之休慶也箋正義曰知者以下云大人占之是王使占之明有所由得達於王夢事夢官所掌明本牧人既作此夢不知吉凶以問占夢之官占夢知其為國

之祥故獻之也占夢職曰歲終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彼所獻者謂天下臣民有為國夢者其官得而獻之非占夢之官身自夢也故知此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所夢是年豐歲熟民衆之祥故知以占國事傳正義曰以魚麗之義言之太平而萬物盛多故知陰陽和經言衆維魚矣乃謂捕魚者多傳云魚多者言由魚多故捕者衆解人共捕之意箋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殺犬豕維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歲穀不熟則無以相養會衆人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魚俱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彼注云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為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彼注意以豚

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象云豚魚吉信及豚魚喻恩澤及民觀象為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七章二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十八

毛詩注疏卷十八考證

庭燎章鸞聲噦噦○噦噦說文作鉞鉞

白駒章食我場藿○說文云藿尗之少也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注云藿豆葉也藿與藿同

我行其野章不思舊姻○白虎通作不惟舊因

斯干章西南其戶○李光地曰另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戶在東室戶偏東是西南無戶也尊貴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戶特表出之以明為尊貴者之居較舊

說似更簡明

約之閣閣○閣閣周禮注作格格

載衣之裼○裼說文作禘

毛詩注疏卷十八考證